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四至六百七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主事衘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思福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十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公諱昌期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

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為賢巳天禧元年獻文章名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

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
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
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名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
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為之
公於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
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即位大臣
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疏
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

以為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録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事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

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為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為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為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

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頼其力且平事固未可
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常步其日占所
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即為公罷
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為宜初元
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
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歷二年
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
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

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巳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為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

位一等賜外内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赦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巳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為姦攷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

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為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足是]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自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

絶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聑其儀物歳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三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官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嘆息四年
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
公旣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為戒手詔褒答以公所獻藏
太史五年又莅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
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
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賑
牧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
聽而以樞密使名卒罷侍中而以尚中書門下平章事

為樞密使六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宫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寛惠為治人安樂之宅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為用故在所尤不擾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

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
親臨哭發涕為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歛制服出
司賔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
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
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
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
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

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北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龎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内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及躭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

四夷集附寵禄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為盛銘

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攷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中登闡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緣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

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斵石墓旁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相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戸食實封二千二百戸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

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名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

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廷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

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簸其腐尚可得
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
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
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
州忘其冦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
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冦
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
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為

先鋒平劒州名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還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巴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名公歸成都計事

公為正晝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刼掠渡江薄我既息而
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獘急擊破之必矣遂
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盱等無噍類真宗賜書奬諭賞以
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
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
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産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
公奏得釋而歸其産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
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

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戲邊會上元開門張燈示以無為而羌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

書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至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渡才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襃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

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甞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

鄭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

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名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名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録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

州刺史之美終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院知恩州公少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賔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凌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

宗之時曁曁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
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
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
典掌機密曁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
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十或困窮莫知
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顧兩得其尤不訖大
耄天為不謀德歉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為壽考
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王安石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為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名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為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

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歷二年擢為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

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
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
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
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熾天子出大臣部諸
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
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
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
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

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乗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勲至上騎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賔客談説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為多君諱抗字

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産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遘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

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為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為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魄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乗危條變晝奇瘵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禄則不值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黙人孫氏之阡

虞部郎中贈衞尉卿李公神道碑　王安石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禄能教厥子並為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

為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
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
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
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
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其曰然衛尉公
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為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故
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
人王閩從之始為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

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
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
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
終於此於是又始為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
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
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
兄廕為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淇州靖安縣尉有能
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為孔子廟

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遊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强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

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為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為子弟也寛甞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甞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為洪州官不去左右者

十二年皆以才能為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勲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于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其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為友故為公娶其女子三人寛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于公之葬也寛為尚書司勲員外郎定為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巳嫁

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
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氏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
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
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禄其季維卿幼壯躬孝維君之
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内肅雝
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
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

之仁既具趾福考終大耋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為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十一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元趙孟頫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鍔字彦中始亂

從府君出禮賓客容已落落善占對長益涵揉于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師喜優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邸中久之上其能即試公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二十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内艱于是御史廉德公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訪使即

用公為副使閒歲自免去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副褚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年其子治濟濬浩迺克自力奉公喪還卜大都宛平縣西山夏莊之原藏焉窆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塋五里公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為政多本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

即俯拾俟有閒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轉賕賂更數歲莫能決公名諭之曰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以資途人如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抱持以哭遂為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笞公即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箠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指取恥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實于罰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

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效節兵伍為千夫長微公豈有今日在肇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以冤獄至是乎取其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為利獻上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公急劾聞有旨罷其役建寧劉氏居麻沙村疃中讐誣其有反狀州若縣將織邏成獄公慮囚及之㗸曰有是乎有是乎即抵以法公仕雖蚤當官之日

不多于閒放之時故其施為注措槩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逸然猶為試用者小耳令充周而極究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曾祖忠源仕金為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以弟鋭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縣男母王氏追封昌平縣君鋭後至中順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

公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謚考懿諱德意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粘合氏先一年卒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令浩蔚州儒學正壻曰程博組錦局使吳壽中書省掾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姚庸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昌順昌延昌隆昌昔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往往援琴以寫山水之清音故

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公葬八年矣而其子治丐余文其隨上之碑不腆之言公實知之矧專記撰尚何容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疏疏構之渠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涓謂德既儀不卒于施而又不年不彌其盈不陊其傾以游于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知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完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泰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尚書邢公卒六月朔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二月嗣子温毁瘠壘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彝行狀告其友浚儀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槨飾終之禮庶幾無悔温不孝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託于子焉按狀公諱秉仁字仁父姬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直擾中夏士族譜諜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諱

植不仕有陰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父諱德裕有政事志不得奮發卒小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氏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用是貴得加封光華甚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使曹屬進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滿考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

上改承直郎濟南萊蕪等處鐵冶提舉俄遷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為太醫院都事選充廣平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外臺各以名薦尋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凡十選以禮部尚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治賦民不急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婉畫直辭贊叶上下議遣官出廩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饑衆難之公請異日有擅發罪秉

仁願獨坐萬齒齗齗待餔以活者不可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治差戸程公礦火悉給縮貫殖貨以利予農治辨為最總管撫州專使臨門賜驛之官撫竟地稅戸部賦木綿織布民病非所產即令輸直吏不得舞手取賄公私俱便之小旱禱輒雨歲連大穰俗頗譁許未幾民恥健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纊用饒民有婦妬妾妣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

訟不決迺以子生月逆計母妻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後闔郡號神明盜偽以小鈔貫變作大鈔貫文如錢取鉛然註誤七十人止以首坐勸醫講黃帝越人書躬視惠民藥餌比去官民鮮夭札者賦有寸帛之羡立歸之主為政具有方略要以惠恤元元為本既致仕益礪志讀書強記不怠字書多楷法尤工古隸有子二人長子溫由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左司二郎中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艱家居次子簡門廕補

承事郎監大名路商稅夫人蕭氏于氏祔葬並追封河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聞于鄉政聞于時為子而上貴其親為父而垂裕于後可謂完也矣為善人者可不以邢氏為徵耶是宜銘也銘曰

爾車薄薄爾馬蹻蹻勿驅我隧域時君子宅有繹爾蘇有憔爾芻毋犯我松與蔓時君子居若廣漢之明弗鈎距以傾若霸之惠弗飾異以詭時子有元之循吏孫子奕奕時昌時赫時善惟吉時視予貞刻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為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學公嘗從紫陽楊煥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遅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名在宿衞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為

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哈瑪特秉政聚歛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巳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哈瑪特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家畜積怨毒巳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于公家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哈瑪特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持中貴人捄解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德鐵治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所閲

課額數萬緡為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没入其洛陽官産人莫不寃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哈瑪特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間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于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為無負其諸

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泰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歛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羸餘苛酷吏請畫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閒居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㑹當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

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稍可
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
增之亦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
銓廣西外遷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
山賦詩為樂自號歌竹山人卒于官三十年三月也年
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
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
中憲大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

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叚時中邢師雍其三人夭孫男某某惟泰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君以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癉蠡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

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賸後人竝立朝著為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栢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宫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五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七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十二

大明勅賜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　明宋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皇帝為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為擇地于鍾山屮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

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功不置名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録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

詔而退謹再拜敘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絶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所得聚

睹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賈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絶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姑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倅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王即

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
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
三月元中丞曼濟哈雅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慮
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
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
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
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為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
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

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偽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䭾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州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

子夏五月名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鋭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巳而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

千餘人壬寅修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動冬王往征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豊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

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邉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
定邉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强請
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
舟而下王獨不言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
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
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衝之敵兵奔潰追北數
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
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于是友諒

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師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璧出降荊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

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壍溝港絶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鬬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兵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

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
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
授征北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即皇
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
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
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
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
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

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庫庫特穆爾帥衆來禦其鋒鋭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刦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庫庫特穆爾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伊遜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

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伊遜遁破
開平元君又北走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
珠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
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為人守謙而
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
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
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
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勛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

贈銀青榮禄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
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
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安
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懿
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
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
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

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劒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為多于是生有鄂國之封殁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勛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

嶽震動飈馳霆舂孰不神竦唯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劒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捲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没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

輔帝業翊運之勛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哀生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殁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銘　宋濂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偽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

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僵
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
五六人罵曰爾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
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
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即吳王位追封
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
泣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
于後世敢請惟公勛業始卒宜載國史予嘗待皐太史

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為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絶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仗劒謁上于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擄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繆家寨公俟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劒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

授管句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左右衛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鬬三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

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郜氏公與偽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尸遂抱兒以行偽漢軍擄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

家視兒在䦨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
僦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弃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
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
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俱行明年辛丑春二
月達上所孫氏泣抱拜上上亦泣置兒于膝上曰此將
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
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
年拜今官即煒也煒於洪武丁已偕孫氏至太平奉夫

人骸骨歸乃東艸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遘屯區宇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蓊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躒羣盜猶麏麇大刀長戟屬櫜鞬左麾右刺流雹奔緋衣紫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霆遭者膽落兩足蹲

元戎開府大江漬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
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艨艟蔽江躡鉤援
搥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
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齦怒髮上指目吐烟
叶
汝賊兇頑犬與豚願臨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
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為厲鬼扼賊
元賊當殛死洗厥寃天子下詔褒忠勛東丘立侯貴九
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敦生為烈士死明

神神靈在天光燉燉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勑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宋濂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德所以保勛烈於不刊熙令譽於無窮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重爵享厚禄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

亂政蓋有其初而鮮克有終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係臣濂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為農家圖譜喪不知其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膺贈典曾大父六二府君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考子中榮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

夫人俟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挈家避難倀倀無所之皇帝龍興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俟上謁轅門命為帳前小校當是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上帥大軍取滁州元戍將遁去和與滁接壤聞之喪膽繼復取之遂大招舟師渡大江太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俟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撫陞萬夫長曽未幾何上攻金陵下之俟擒元將李將軍授總管之職尋隨諸將取廣德洊擢統軍元帥偽漢陳友諒據九江為都時侵我邊陲歲庚子傾國

而東陷姑熟直犯我龍江上授諸將方畧設伏于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偽漢兵侯亦有助戰功後三年友諒弗悛舊惡攻圍我江西上親帥六師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凡三友諒受矢斃于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中復以功陞豹韜衛指揮使繼從伐荊州又同征江北郡縣而泰州高郵淮安次第平轉淮安衛指揮使就留鎮之吳元年丁未大將軍徐達奉詔征中原侯復從行中齊魯既定

河南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既入燕元君弃都而逃立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授俟鎮國上將軍兼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拜資善大夫燕王府左相兼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禄大夫勛柱國爵封淮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前職如故尋兼燕山衛都指揮使時北平新入職方非勲舊大臣不足以厭服之上以俟為鄰郡子且恩遇之深不翅骨肉至親必能為國宣力故特託以方

面重任豈期俟眛於理動違邦憲據元丞相托克托大第
居之凡元宮龍榻鳳裀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僭者皆
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曠災害屢生復役戰疫之士
創刻之民唯新室是圖奢麗過制特甚此猶可也先是
元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為婚媾幼主尚竄沙
漠諜者因倚之偵我事情上明照數千里外屢勅中書
移文北平凡舊仕于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為民患害
俟皆廢格不行及至征北副將軍李文忠北征獲間諜

數人始知故官之家有官兵馬司者相率搆奸偽作文榜欲為變托奸人以為廵邏之職將焉禦寇此非侯之過歟上猶念其功不忍寘于法趣中書令其盡遣侯仍弗之聽上怒詔内官往歴指其主名諭之侯始不得巳奉詔侯自是益怠於政日從事歌舞宴飲遂得羸疾疾寢劇上名還南京以洪武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有三娶繆氏累封淮安侯夫人子二人長曰忠次曰關住女一人以七月十日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

上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中官致奠焉惟侯奮起戎行出遇真人乘六龍御天從征四方麃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照耀人之耳目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為不重矣奈何靡思補報徇欲敗度絶無憂國恤民之心乃知岜古韓彭之流怙功自專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焉爾所賴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侯得令終于家享榮名殁世豈非幸歟故事生封侯者殁必加之以公于是勑葬以侯

禮聊示薄罰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臣濂奉勅撰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誌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穹碑以為千萬世人臣之勸戒云銘曰

人臣事君兮猶如事天寅畏是將兮終日乾乾脊終如始兮曷敢弗虔一或怠逸兮明命在前俟起戎行兮有力如虎逢時繹騷兮擇歸真主四征弗庭兮無役弗與斬將搴旗兮所向披靡帝用嘉錫兮龍光日殷疏以俟

爵兮作鎮北藩兵民二柄兮付之旬宣鞠躬盡瘁兮宜報國恩胡醒爾心兮動違國憲僭侈是崇兮羣生胥怨峻宇雕牆兮朝夕沈湎是非倒置兮大分莫辨皇仁如天兮覆之幬之録其勛庸矣崇之尊之君恩固弘兮臣行或虧生弗為善兮死其忸怩春秋直筆兮善惡莫掩萬世取法兮納入于壙墓門有石兮可比琬琰史臣勒文兮以示褒貶

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宋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彦亦精贍弘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晝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定之集録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

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强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嘅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遷徙之詳昔以

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斅沓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擬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

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為辭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文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克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悦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

洛關閩之學分别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吴文正公澂之書吴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娱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驛騷公名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

一而足其功為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名諸史臣有白金
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
類禮書與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
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中揚
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
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為祠
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
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

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内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煃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葢日煃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懼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

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邪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撰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覩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病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咏歌公

獨撰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宫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邪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有二月辛夘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觚翰為書戒之壬辰次石岐潭果斂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

故居丁酉具棺歛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其月其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惸惟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

鄉閭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藳其徒雖有所輯録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藳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藳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舍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

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𩕁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弃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籍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為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

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塾令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纆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散為千塗混冥精揃兮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乾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笥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大明麗天束帛戔戔蒐羅俊賢兮袞

褒鉞誅寓於策書與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曰
維烝烝兮黼黻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訧
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誾誾邦之老臣
兮媚學蹮蹮其中枵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
亡四國之蕩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熒兮下射
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刋兮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九 七至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衘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錢雋選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七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十三

刑部尚書謚惠安彭公神道碑 明林俊

弘治乙卯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致仕彭公從吾終于家乃正月十一日也訃聞孝宗敬皇帝哀悼贈謚及諭葬有加葬之新亭丙辰臘月十七日也公家孫郡庠生輔

請文于石公諱韶字鳳儀公父故儒者代門生陳燮名
舉債竟代償五百金産幾于盡父歿妣負口食之虞公
從容開譬授徒以續其匱景泰丙子舉鄉薦明年第進
士為刑部主事員外郎憲廟朝疏言張蘷不當為僉都
御史宜用王紘李秉葉盛庶副人意言周遵不當以貴
戚奪民田傷國本田宜還民再下詔獄賴言官論救得
釋為四川按察副使疏言藩府葬祭差中官勞擾不若
行藩司便為廣東左布政使疏起陳獻章為翰林檢討

疏總鎮顧恒取方物監舶韋眷請均徭六十戶以充私
貢非宜俱見停減最後言梁方弟千戶採禽鳥花木擾
民忤旨調貴州居九月擢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應天蘇松等處入為大理卿坐論星變過直改舊職巡
撫順天整飭薊州等處軍務但天象示變疏言時政及
糧運數事孝廟初臣僚交薦王端毅公及公皆國之元
老當顯用端毅起為吏部尚書公為刑部右侍郎奉詔
巡視浙西劾罷守臣一人尋兼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

鹽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温處課額事竣還朝儆鄭俠流民圖圖竈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左侍郎與端毅同朝莊凝端靖人不敢干以私庚戌彗星見天津疏言正近侍慎官爵厚糧本減役錢其正近侍為内臣言之輕重能為禍福今利源盡出其手分例相沿虛名實支誰能詰之凡章奏允而後下無復論奏是失政體也有犯多從寛免有毆人死不問有論死者尋源是失政柄也第宅服用踰

制蓋祠請地每有非分之求曲允無禁死而葬至與銀八千兩欲折其氣以服其心職務終于所司威福必求己出末言午朝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惟議經邦急務如有大陞除有大災異有大邊報工程囚犯方於御前評議可否不惟國是定事體熟而羣臣邪正優劣亦自辨别孝廟嘉納為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贓累鉅萬為都御史秦紘所發公抵以法景挾戚畹干內降擠紘公執如初竟不能奪會旱求言疏言會議刑

庶人奏及他奏間踰旬日方得上旨恐涉少斷内使王萌苗通高永犯死得充淨軍恐殺人不死無復畏憚乞勤政守法宫中府中均為一體昌國公墳塋宜量減工程陵戶勇校等役宜量限優戶權當憚厭之連摘曹屬細過怵公公不為動以疾在告既連喪濬瀚二子累疏乞休上勉留再四命近臣以醫來視繼之椒丘與端毅公相繼罷去正士益孤去意益決甲寅六月復疏者三上憫公懇誠特賜允命乗傳以歸復命有司特加優禮

上之為國愛賢如此猶望公佐明天子興太平之治御史宗彞等復羣薦之朝然公老疾交并不復能當世責矣生宣德庚戌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六公間氣收之吾閩而關係國家豐亨之運學以儒者為宗省察性情清其心以求聖賢氣象澄潤淵靜人莫窺其際所謂方不忤物廉不近名者容恕若甚温而嚴毅自不可犯在刑部屬屈儕輩直出其上四川樹植風紀發迷燭伏稱為神明開邑劉者與其族爭里役陰嗾安岳扈氏

焚滅其家男女二十有一人死府久不決公訊而服定遠曾者秉其從兄避盜掠家財以去比覺聚羣小夜殪之盡其家一十有二人死陽訴于公公訊又服淫祠多見焚毁寅寀相觀蜀風為之一變凡歴四省兩直隸人愛若父母予廵視江西適椒丘物故為疏請謚并致不平于公畧曰臣聞彭韶何喬新在刑部屬並負時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

名純德文學政事節槩屬心焉韶歿有贈有謚具悉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至於彭韶文忠正肅與獻五者具備不知議謚之時何取惠安之義率不類其為人不足以服中外之心以取後世之信欲下廷議易謚與椒丘兼畀以文事雖不行士論稱快嗚呼公固遇矣道大行矣尚未能究其極也端毅椒丘我公弘治初年三大老盡矣由今視昔其有餘慨焉公所著有從吾滞稿若干卷奏議一卷名臣録贊三卷政訓一卷天曹目録秋臺

録北嶽代行録各若干卷續修莆陽誌十卷成都誌二十五卷其生後迹踈風味同也銘其容巳耶銘曰

皇明撫運世有文武元貞氣完嶽降申甫烈烈惠安遇我英宗又我憲宗又我孝宗純誠允亮忠藎始終邃學壯猶茂揚中外人有鳳麟國有蓍蔡弘治大老端毅椒丘公叅其間千一其流基有唐虞翊有堯舜爰及都俞天子之聖帝念遺德曰予易名曰予贈祭曰予經營言則康懿言則惠安兩峯峩峩萬目之觀

贈翰林院修撰康長公墓碑　李夢陽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於是并稱為關内三才云余曩遊關内見秦父老頗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廷瑞於元仕為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初為武功學官高皇帝時辟之為燕王府長史後出為安岳縣知縣文

皇帝既興乃名安岳縣知縣為刑部侍郎留北京輔皇
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文皇帝將封之為侯侍郎固死
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秩廕上竟皆允之語載康
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曽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
次曰年次曰禋文皇帝一日盡名侍郎家諸男子侍郎
中子㑹賈在外惟二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
見上上曰汝非康侍郎兒耶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
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於是卒官

其二子以爵為上林苑監正以裡為監副已知侍郎有
子賈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詔賜侍郎子
千金鏹數十千緡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詰侍郎子於是
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而康氏因遂豪關中矣侍郎
葬於縣北卜家原至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
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
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健詹皇帝時又有詔起
尚書孫應嗣者於是健來送銓部會健著田間冠由部

甬道入及見部尚書又秖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為慢
已迺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嗣知事卒葬
于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
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
世之故好稱先王則古昔於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
下雖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非已若也年二十餘從
其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即又試
關中又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之不第然

太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為南京太學生云而即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生李生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為嶢嶢人將缺焉勿為皚皚人將汚焉三子之謂矣康長公既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絶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絶而已夫孩提于斑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半矣

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化如爕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以可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為已奄已奄者止於闇也康長公故以懼悖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墜馬乃復病顧愈益甚𠤎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

一辭於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去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痿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予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有顯官聞人豪於關中今絶於予手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常安逸者為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

病瘺乃且死誇曰斷酒白首餔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
雖然吾無面見吾祖于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
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為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
正德元年今上上徽號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
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
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於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
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樹德曷觀康尚書今其子孫餔
歠而啜積曷使人誦其義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衰之

遺裔也能不藉尺寸而洞視往古凌駕時輩亦謂之振
世雄豪者矣使其遭遇脫潁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
足道哉其銘曰
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嗚呼遐哉尚書
開國不伐帝懷其德流澤于孫子少卿明禋亮采通政
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譬作堂室稼
穡而蔀而翔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際乎畜而不施
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雅並鳴文古而傷

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即使君巍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蓄不光流不塞不長武功南原草木膴膴蕃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太安人袝之是曰寧所維厥繩武瞻哉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李夢陽

新淦縣南戒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居也予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

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廉山是也
予望之歔欷已謂朴曰比點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
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㕍暨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
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
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
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
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
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

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嘆淚下乃時予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嘆淚下以宼故禎君名字賔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于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貸入瑾如宅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

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于是謀手其產日鬨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為世所敬誦然矯偽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邪夫涂君

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邪然余往在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母今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為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顔回王通之倫非哉

故瑞州府知府李公碑文　徐貞卿

李大夫既卒其仲子憲為天子守上林苑典藩育既而

不樂進慨然嘆曰昔我先大夫遺有休澤俾予緒之乃今徒為天子司苑囿牧圉罔有奮揚以紹於先人之休吾其已矣乃上書謝病罷退掃於野奴涇之阡望其堂隧叢莽寥閒悲不能止乃躬薙草萊完宇除壁爰懼德烈久而弗揚遂伐石為文以表之曰李大夫諱良字堯臣為人魁彥羨而軼性孝弱冠遭母喪擗踊傷五内血上嘔逆痼遂抱病終身焉少好學純皇帝時舉進士第除南京刑部主事尋擢員外郎郎中治獄不設詐善窮

人情明廓簡易民以不寃大司寇重可之凡諸曹疑牒輒移決焉牒就李大夫決無不人人當意願死者歲甲辰擢知瑞州府州民故輕訟好飾姦李大夫既長法令刑理又善窮人情決獄不宿於是郡治清而豪狡屏迹矣丙午歲饑民大饑李大夫善為長短補貸之法以救之全活甚衆民有掘地得大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李大夫李大夫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名父老會而散之民大悦其政體約而安惠而不費務為宏博不要近聲

古稱不煩庶其近之矣李大夫讀書善推指故弱冠即為弟子師及為郎時退省中輒為學者講說循循不倦其守郡益表學宮繕垣宇進諸生必親為問難宣暢凝滞析若解觿諸生皆自以為莫及也母喪去官尋遭父憂泣血毀性竟以疾終是為弘治三年某月日年五十有六任重道遠惜乎其未究也李大夫之先本是縣真如鎮人也顯考絅封郎中母鄒繼朱並為太宜人娶於黃渡徐氏亦為宜人有令德淑慎其身李大夫宜之後

十有二年而歿乃即故兆啓而合焉側室凌氏子二人縉憲憲憲貴加贈考中憲大夫妣恭人李大夫生有爵死有贈可謂高朗令終也巳所著歌詩記叙若干卷藏于家文曰

於維李大夫之德若堂若夷率禮以教其民帥師相厥罰惟察惟法而民用弗虐罔有干於天之威以罹其懟泣血而終曷維其罪式祚孝子寵命不匱後有覲於斯文尚敬毋毀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七十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七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十四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明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哲臣為社稷隷二百年間如

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秉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
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沈陸變
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
哉傳曰仲之生為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社稷
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
公之没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
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為尚寶司丞一孫入
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

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窆公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玆之論其敢茍耶公事業詳具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蘗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潮廣之麻城五世祖世賢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春湖廣提學僉事母葉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

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户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瑠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内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囂歛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介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廷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比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為矣武皇帝𨒪

馬捶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晝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쀪鳴鏑衢寡驚拆安平且泰俟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寢梟獍在側磨牙啖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内旨許

其從事始以一刺詒彬入賀歎吻縛之按甲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立之

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陛矣蓋以安社稷為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數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圖機達識豈不知詒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犄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泰陵掃宫役作而徐圖其後

豈必盡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貿者不以奪掊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撫滅異之𤻝四子之於公奚為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實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嗾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

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為大業之未終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劍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儷微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九重懷憐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珮可宵還劍當晝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

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乎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于公之譴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而于公殲焉時惟憲皇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即改元初亦為洗雪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异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切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績邊防阨塞

軍伍錢役叢瑣達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厰功乞封已持内旨引内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濵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二十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踈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

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謡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䕶以衛士葢岌岌鄰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矣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

遥瞻棹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
旛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
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三辭錦衣衛千戶廕再
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
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為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
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
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
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通

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次建坊牌費
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
以贍族人葢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
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
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黄氏贈一品
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内江人
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
恒中書舍人先公卒忱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勛次

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同仁寧仁生員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其仁廕生斯仁生員有仁舉人興仁指揮同知右仁尚寶司司丞資仁力仁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于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三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曰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仁成季之勲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貞

吉曰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為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為之欷歔辭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行雨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回峰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方曙衡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跂靈駕兮未來悄娟娟而延佇　右迎神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

聲琳瑯葮琬月兮容蒼蒼眇一夕兮千生睹君子之輝
光琴瑟齊御千徽張妙舞竝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
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霞華飛薪傳火兮燈光
光儼雲駢兮羽蓋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　擊鼓其
嘈金沙之郊雲溟溟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臯君乘
舫耶乘屩石嚙月兮山嶠掀髯扼腕談何高登樓慷慨
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澗中濤百年讙會
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蹇獨立兮逍

遥　右送神

尚寶司司丞洛原白公墓碑銘　王維楨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悦字貞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居採菱港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白公大父昻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有大功德于世語在其傳白公都御史之長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辭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客問報扎咸出其手客得札稱善以為都御史能而不知子洛原之為也都御

史卒白公以其廕補太學生補二年而為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推廕與弟又十年舉壬辰進士除户部主事當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皆器白公重之而白公又好士如饑渴故所與游非其先世交則海内知名之士也白公故嘗聞關中鄠杜有王太史武功康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使入關謁兩公兩公見白公與語皆大驚喜皆留其家數十日乃發别而之平凉使所道望北地北地故空同李氏家而李氏客於梁死之白

公念當世之文所能復古昔者由李康諸人倡始顧獨不得見空同乃停軺褰帷徘徊瞻顧有愴然之思焉其好士如此既歸遷主客司員外已又遷郎中復使江西乃遂登龍虎山奇之聞其東即武夷不遠乃即又放舟登武夷諸峰白公詞調既逸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山紀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絶也白公為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于已心即解劎捐佩以贈不為惜即心内所弗合亦陽浮慕之不終拒也白公

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貫禍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天子冊立東宮爲置官屬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從官未至者言官中白公於是白公謫永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河間府通判復轉户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司丞白公自登第至爲尚寶侵尋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閒曹不得有建立恒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遂病其

秋北敵犯京師百司震眩白公卧閣内日引賔客入與計擊敵白公狀貌甚矐至談天下事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自十年來棄去文詞不理時時習騎射訪燕趙少年俠客與之游人多怪之及至庚戌乃始知其非謾也白公方其父都御史卒時白公甫弱冠也謀危白氏者葢縱横至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沈毅有謀自少巳然非獨今也又明年辛亥病篤有詔遷司丞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遭論乃遂以司丞致仕云

白公有五男子長子啟常禮部主事旣且卒起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白秦大夫乙丙之裔也歴千百世而顯者不絶自吾上二世並著勳名于竹帛之間而吾卒湮没至此度平生亹亹無靦于前人豈固命哉小子念之其慎所為補吾闕也語曰書掣肘驥絆足則我乃似之矣言巳悽然遂卒是時公配楊宜人在前諸子咸跪伏床下問家事竟不一語及白公弟代膺怡者為雲南廣西府太守是年亦致仕且歸禮部君將扶櫬還葬

武進持其外親錫山吳太史狀謁楨請表泣曰今葬須仲父廣西翁至吾翁兄弟殊相愛也既葬則計立石墓左以告來世願子文之且道其翁遺令若此初白公游關中時余方家食未之能交也迨余官翰林始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偈然有古豪士之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坎壈終其身吾不知造化何以生又何以抑耶白公墓在芳茂山初都御史葬烏龍岡也地卑有水害白公患之後母何淑人卒乃徙都御史合淑人葬芳茂

山而白公即自穿壙其側甃磚為石仰臥其中曰斯吾
返真處也嗟乎達哉余既為論述復系之銘曰
譬彼梓材蠹齧霜摧斧斤再尋茂維艱哉有璧而碎有
珠而隕孰不憐寶于士則忍嗟嗟白公竟巳焉乎黃壤
不妬能綏爾軀英英白公含抑訖厄結為雲虹蕩為風
馭靈車上征爰叩帝閽籲情道故帝也愴魂還歸九原
冥冥寞寞山鬼竊笑伏于林薄公不為顧玄宮是棲胡
死胡生我念則齊齊之實鮮前莊後白人其何徵著之

繫石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七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十五 釋教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唐釋皎然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顧大造人天張無生極宗懸衡於羣教之表自第一義締皆我之蘧一也況儒墨名法道家之流哉教之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即其人也大

師諱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勲茂德世為吳中右族大師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足關其心聲塵未曾觸其性其年二十詣天竺威大師首宗毘尼依佛教也常愀然而歎曰孔老之學不明三世昭昭之業何異夫適郢而求冥山哉先大師則不然觀萬像無根我獨以無生一心覆疑山之峻知四流妄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海之波室是遠而悟者天隔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霈然而東與生靈滌心覿天地更始正

士自摩騰以下持法有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髦士亟歸乎哉如凱風徵陽嘉禾先發北齊惠文大師傳龍樹智論一性之教即我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示也惠文傳南嶽南嶽傳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旨以十身佛剎微塵數脩多羅如懸帝網不出正念無遺即中蓋如來一斯教之扃鐍也天下弘經士窺我宗者不得其門而入天台去世界傳章安章安傳縉雲縉雲傳東陽東陽傳左溪左溪傳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

祖事具諫議大夫杜正論教記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
受心宗方造其極物有凋折而苦節不衰時有晦明而
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吾東嘗從容謂門人曰堯舜
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咎焉吾恐大
教未周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得無過乎
乃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繼景揚大雄慈
聲蓋平生之願與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
逾序厥功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羣峯合沓以就我當

大藏而孤峙疑天作以待用此持經之境也乃以清晝山空杉吹不動眞念凝乎寂寞經聲在此窅冥此持經之心也大歷元祀州將韋公元甫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公圓開州刺史陸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迅大理評事張公采境誘眞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下署名曰法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惠日昇於天乎自江以東惣一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十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無緣

慈眼極壹觀四生多溺空見乃鑄盧舍那及毘盧遮那像明智身不有法體非無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寶妙塔開淨土常生之葉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駭聲得記方等四部得嘉廣教盡收無垢淨光蓋是如來極開方便跡雖有作功乃無為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之福又寫天台一教溢乎道場眞詮昭昭與清景不極大師有言佛法壽命其性常任乎不存我法安寄於是置莊二所世田為義倏嘉穀以登身由是修期聖禾不絕非

夫大師平等之施孰能於事理雙全哉物役我慈日用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機諸法華玄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頤盈乎巨室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異日問天台然公公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忽覩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師滌垢之相不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六以興元

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於支山本寺嗚呼像法梁壞苦流僧波無數人天從令何怙初當寺蓋公輔公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日驕陽久焉嘉苗若燎辭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黷亦我法凌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靈輪法盛道欣可入如來之室豈惟宣父之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人猶子靈源等高志謦拔德隣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敷大乘以基性雖後學夙聆德聲昌云不騫貽諸樂石銘曰

泓澄吳江靜幾於道清氣蓄焉誕我僧寶洸洸大師與道為蕃義天無孛慈釭不昏歸然支山緊公所頋建塔闢院夷光而趾乃基靈峯靈峯崇崇乃啟秘藏秘藏彤彤天色在下日影當中眞經無言有象非象眞理徹性不昧不明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嵳峩有時而裂香樹偃蹇有時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示滅何之天泣人悲高丘漠漠細雨霏霏脫屣西去相逢是誰見海未乾疑山何沮罵罵魔民友得其所吾所寂寥空留法語

入室數子皆弘我經安公如月遠公如星忝忝秩秩釋氏儀刑影塔亭亭長在寒樹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飄苦雲與我為喻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於釋師以系道本吾無性耶法劒示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

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慧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順凡聽信

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日葬於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

內朗冲虚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黙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眞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昬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葬從我師無忌眞宅薦是昭銘刻兹貞石

碑陰記 柳宗元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

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辨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

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柳宗元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眞眞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於囂昏放於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

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悳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於旬時

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眞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朞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泊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汝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

師始為釋其父違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與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浮言空有互鬬南北相殊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

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棲霞寺故大德玭律師碑　劉軻

世說域中四名刹棲霞其一以其高僧世出自齊梁間大小郎至大師聲問相襲故江左重呼其名謂棲霞大師焉大師諱曇玭俗姓王氏晉瑯琊文獻公後自永嘉南遷為句曲人王父師虔會稽守虔生智高上不仕州里號處士生大師自孩抱絕不為兒弄座能言標韻聰

拔羣言秘旨迎耳必了及長不茹葷血乃曰天其或者將滌吾器耶既落髮於金陵希瑜律師受戒於過海鑒眞大師後與友人高陵息律師追遠永之游乃偕隱匡廬之東林雖欲遺名而名已高矣於是奔走吳楚青徐之學者始五臘講律於豫章龍興環座捧帙者麻葦明年登明寺壇至德三載敕隸於明寺後累涖事於甘露壇端肅儼恪儀刑梵衆大歷初乃歸棲霞其涖壇傳戒一十五會講訓經律三十七座州牧蕭公高其人謂標

望風度詎獨鄭衛松栢耶乃命為僧正紀綱大振雖一公帖四輩之望無以上也十四年忽昌言於衆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愧於篇聚矣然猶未去聲聞之縛既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沈研覃思朗然内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馬飄鼓星辰凌歷云云自彼我何事焉後瓦官寺其徒聚謀而請曰瓦官寰中之名刹也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捨是而不居吾屬安仰始出山居焉從人欲也無幾何謂弟子志誠海

湘等曰吾休矣丘井夢電之喻必然耳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於瓦官寺律堂是月景申茶毗塔於新亭之後崗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一門人臨壇者有若廬陵龍興寺明則廣陵定山寺道興鄉邑寺行銓臨淮開元寺澄觀九江寶珍寺智滿當州彭城寺惠興瓦官寺靈津鶴林寺常靜天鄉寺日耀龍興寺惠登皆津梁後進為世燈燭賢七十子而後仲尼大聖睹栖霞弟子得不為師氏名焉令賓稱領摩訶苾蒭衆壇壓盧

岳大江西南卓然首出若商那之後繼以摘多得不謂釋氏之雄乎軻夙承寳稱之知見命叙述且曰吾得子銘吾大師吾無恨矣文曰

有晉氏家地高瑯琊㢊栖霞兮宿殖有自許身佛氏為釋子兮結袂纓蓋惠刃中淨誰何對兮璞琢金鑒潭澄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毘尼開遮止持作律師兮攝深匡高以遊以遨鏗蒲羅兮梵行既立薪傳火襲光炎炎兮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七十九